



延河在召唤

《延河在召唤》写作组





延河在召唤

《延河在召唤》写作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延河在召唤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55,0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1}{2}$

1976年5月北京第1版

1976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357

定价 0.78 元

内 容 说 明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为了寻找革命的真理，冲破重重困难，曾来到延安。

一九六九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锤炼的知识青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接过革命的红旗，踏上先辈的道路，奔赴延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

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他们到延安地区以后，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光辉历程。作品以深挚的感情，朴素的笔触，着重刻划了以严暉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战斗集体，以及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振奎、老贫农李大爷等英雄形象，热情赞扬了年轻一代刻苦改造世界观，继承延安革命传统的动人事迹。

本书是采用“三结合”方式，由知识青年执笔写作的。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些斗争，写来亲切感人。

目 次

一	新的起点	1
二	向延安致敬	17
三	第一课	37
四	队委会上	59
五	“醋精馒头”	78
六	阳光雨露	90
七	战鼓催春	113
八	火炼心红	134
九	一场风波	154
十	考验	176
十一	青桐林	193
十二	召唤	209
十三	在大队部的窑洞里	229
十四	东风浩荡	241
十五	前进中的问题	266
十六	挡不住的脚步	284

十七	我们的医生	301
十八	茁壮的秧苗	320
十九	麦熟杏黄	337
二十	不平静的一夜	351
二十一	跟着党走	373
二十二	暴风雨前夕	389
二十三	屹立的大坝	402
尾声	412

一 新的起点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某中学高三（2）班的教室里，同学们正进行着一场严肃的讨论。

日光灯把屋子照得通明雪亮，宽大的玻璃黑板上写着十个醒目的大字：“革命青年应该走什么道路？”句尾那个粗重的问号，严峻地审视着参加讨论的男女青年。

黑板前，一个十九岁的女同学正在发言。她叫严晖。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留着齐耳短发，两道浓黑的眉毛微微向上挑着，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热情而愉快的光辉。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那袖章随着她有力的手势，象一团火焰在跳动。这时，只见她把手一挥，慷慨激昂地说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我们年轻一代经受了一次极好的锻炼。今天，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蓬勃开展，教育革命滚滚向前。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下一步需要投入什么样的战斗，我们今后将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躲在家里自修所谓大学课程，还是全心全意投身到广阔天地里去？同学们，是该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严晖说得对！是该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了！”

一个大个子男同学，猛地站起身来，挥着拳头，铿锵有力地重复了一句严晖的话。这是徐国栋。方方的脸盘，厚厚的嘴唇，模样朴实憨厚，看来不大善于谈吐。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学，就又重重地坐下了。

接着，象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疾风，教室里翻腾起议论的声浪。

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人们的议论。只见门扶手一转，门缝里探进一张红扑扑的女孩子的脸来。

“于建玲，快进来！”

认识这个初中班女学生的人热情地邀请着。

于建玲眨着眼对大家笑笑，依旧站在门口，尖着嗓门兴奋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一会儿，八点整……”

她指指黑板上方的播音喇叭，没有把话说完，砰的一声带上门，又跑到另一个教室去了。

象要证实于建玲的话似的，她刚走开，播音喇叭就发出了通知：

“各班同学注意——今晚八点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注意收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总是及时地发布各种战斗号令，引导全国人民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今天，又是怎样的一个新的战斗号令呢？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搬起自己的凳子往前凑了凑，严肃而激动地

等待着。

晚八点整，雄壮的《东方红》乐曲播送过后，响起了播音员清晰、兴奋的声音：

“在这次联播节目里，先播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严晖和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掏出钢笔、笔记本，随着广播记录起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象正在生长的禾苗遇到甘雨，正在探讨生活道路的年轻人听到毛主席的教导，顿时眼明心亮方向清。这个最新指示，多么及时，多么亲切，一下子说到了同学们的心坎上。

广播过后，严晖合上笔记本，奔到黑板前，擦掉那上面原有的十一个字，抓起红粉笔，唰唰唰，激动地写下了“上山下乡，彻底革命！”八个大字。句尾那个大大的感叹号，那么有力，象一只铁拳，在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宣战！

“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

“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徐国栋带头喊起口号来。激昂的口号声冲出教室，和楼外的口号声汇合到一起。校园里沸腾了，人们打起红旗，敲响锣鼓，集合队伍，准备游行，到天安门去向毛主席表示

自己的决心。

严晖和同学们说着，笑着，唱着，走出了校门。猛然间，有人喊了一声：“黎萍，你上哪儿去？”

队伍外面，一个急步向右走去的女同学停住了脚步。她穿着浅灰色的半长大衣，一条米黄色的长毛围巾把脑袋围得严严实实，捂着白口罩，只露出两只细长的眼睛。

“我回家呀！”黎萍侧转身来，有些难为情地回答了一句，随又转过身去，独自继续向右迈步。

严晖从队伍里跑出来，用炽热的目光望着黎萍，诚恳地说：“黎萍，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在这样的时候回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发表，给咱们青年一代指引了新的战斗里程，大家都很激动，你……”

“我是有事。”黎萍眼珠儿一转，接着看了看手表，“表姐还在家等我呢。”

徐国栋刚走到黎萍跟前，听见她这样说，不禁生气地握紧了拳头。他张了张嘴，想要讲几句有分量的话，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遗憾地摇了摇头。

黎萍避开同学们责备的目光，匆匆走掉了。严晖和徐国栋又回到队伍里来。

“这种人！”脸色有些苍白的男同学程远，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轻蔑地说，“跟着她那个什么表姐，跑不到什么好道上去！”

身材瘦弱、模样文静的女同学姚莹，轻声叹了一口气，告诉程远说：“她那个表姐，说是帮助她自修人体解剖学，将

来要当个医学家呢。”

“哼，什么医学家！”另一个身材魁梧、有着一副威严神态的男同学卢和平，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鄙弃地说，“我看她是躲在家里图安逸！这种人，没有远大理想，很难有所作为！”

这时，徐国栋放开洪亮的嗓门，领着战友们唱起战歌来：

前进，向前进，
革命青年们！
前进，向前进，
革命接班人！
胜利在召唤，
红旗在指引，
沿着前辈开辟的革命大路，
推动历史的车轮……

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向天安门广场。灯光下，天安门广场上汇成了人群的海洋。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一阵阵锣鼓激扬喧响，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掀起一层层欢腾的热浪，灯光照耀得完全和白天一样。

严晖仰望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仰望城楼上巨幅的毛主席画像，心潮澎湃，激情洋溢，不禁想起了“八·一八”红卫兵节日的那一天，想起了三年来走过的战斗里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就是在这儿，天安门城楼下，

金水桥旁，严晖和红卫兵战友们迎来了那个永生难忘的早晨。当红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毛主席来到了红卫兵队伍中间。从那一刻起，红卫兵袖章染上了红太阳的光辉。从那一天起，他们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走南闯北，进行了革命大串连。经风雨，见世面，严晖受到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特别是在大庆油田，在大寨山沟，他们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一起战斗，汲取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营养。工人、贫下中农脚踏实地、坚定不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精神，给他们的满腔热情之中注入了更多的坚定性，深深地铭刻进严晖那颗年轻的、火红的心里……

可是，当他们从大寨归来后不久，严晖却发现有些战友又退缩了下来。曾经和自己一起造修正主义路线反的几个同学，一回到城市，渐渐地变了，重新钻到家里，钻到书本里，自修什么大学的课程，或者逍遥自在，不求上进了。新的道路刚刚开始，我们怎能半途止步！革命事业靠我们这一代人接班，决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教导、党和人民的期望呵！她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写出了新的大字报贴在校园里。

《革命青年应该走什么道路？》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进驻学校的工人宣传队立即抓住了这个题目，布置大家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伟大的战斗号令，象光芒四射的灯塔，为年轻一代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一定要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走下去，坚定地走下去，走一辈子！严晖仰望毛主席画像，象宣誓似的，在心里默念着。随后，她把满腔豪情抒发在战歌声中：

.....

面向未来，
肩挑重任，
满腔热血，
一颗红心，
要和工农群众永远结合，
向着胜利奋勇前进！

明天就是新年了。高三(2)班的同学们聚会在教室里，心情激动地忙着迎新的各项工作。今年的迎新，不单是欢庆元旦，更重要的是迎接新生活的开始。上山下乡的具体安排，就在除夕宣布，年轻人将在新年伊始踏上新的征途，这样的時候，谁能平静得下来呢！

教室里灯火通明，笑语喧腾。一伙女同学正用彩纸剪扎光荣花，几个男同学围着拼在一起的课桌刷写横幅标语，一些人编着新的一期黑板报，另一些人在讨论上山下乡的誓词。

誓词的草稿已经写出来了，是班里有名的“快笔杆”卢和平写的。刚才，程远慷慨激昂地把誓词朗诵了一遍。此刻，人们安静下来，停了手里的工作，琢磨着誓词里的话。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说：“这誓词听起来倒是蛮带劲

的，可是，似乎缺了点儿什么。”

“对，太片面了，只强调了改造客观世界，没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徐国栋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

“同志，这是誓词！”程远替卢和平辩护着，同时看了看门口，“哎，严晖开红卫兵常委会，怎么还不回来？”

“严晖回来，准不同意。”一个做花的女同学接着程远的话茬说，“她很重视世界观的改造。这个誓词不提这一点，能同意吗？”

卢和平没有吭声。程远叹了一口气，嘟囔着说：“几点了？严晖还不回来！咱们插队，也不知分配在哪儿？”

正说着，门猛地被推开了。大家以为是严晖回来了，忙扭过头去看，却见进来的是于建玲，身后还跟着一个男孩子，是初二班的章大鹏。

对这两个初中班的小同学，大家是熟悉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会上，他们曾多次上台发言呢。

这两个人一进门，就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要去插队！”

教室里的人愣了一下，立刻亲热地围住了他们俩。

程远捅捅眼镜，把于建玲和章大鹏上下打量了一遍，明知故问：“你们是哪年级的，多大岁数？”

“初三的，十六。”于建玲不太情愿地回答。

“我是初二的，今年十五周岁，到明天，也可以说就是十六啦！”大鹏认真地略有点紧张地回答。

“才十五？太小了！”人们议论起来。

大鹏急得涨红了脸。他迎着大家关心爱护的目光，不服气地说：“谁小？刘胡兰牺牲的时候，就是十五岁！”

程远走上前去，拍拍大鹏的肩膀，安慰他说：“别难过了。等明年、后年，我们一定来接你们。”

于建玲往前迈了一大步，把两根一指长的小辫子一甩，狠狠瞪了程远一眼，气哼哼地说：“干嘛要等你们接？我们是来找严晖的，我们要和她一块儿插队！”

卢和平摊开双手，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时，严晖急匆匆地奔回教室里来。大家立刻撇开于建玲和大鹏，把严晖团团围住了。“决定了么？咱们去哪儿？”几十个人异口同声急切地提问。

严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学，激动地喊出了两个字：“延——安！”

“延安！”人们惊喜地一齐喊了起来。

接着，教室里变得静悄悄的，大家陷入了深情的沉思，心儿飞向了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这是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是毛主席曾经战斗生活过十三个春秋的地方。能够到延安插队落户，接受老解放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多么幸福！

半晌，一个写黑板报的同学擦掉了已经写了一半的文章，挥笔画上了宝塔和延河，又用红粉笔写了五个大字：“延河在召唤！”

“延河在召唤！”严晖大声念了一遍，往教室中间站了站，准备详细传达红卫兵常委会的决定。

站在人群身后的于建玲和大鹏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拨开人群挤到严晖面前，一左一右扯住严晖的手，几乎是恳求地说道：“严晖，你是红卫兵团负责人，你得支持我们呀，跟你们一起，到延安去插队落户！”

没等严晖回答，于建玲就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取出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纸，一反往常活泼调皮的样子，神情严肃地捧着送到严晖手里。

严晖打开一看，不由感动地望着于建玲和大鹏，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是一份血书。洁白的纸上，用鲜血涂写着：“上山下乡，彻底革命！”

同学们围拢过来。血书在一个个红卫兵手上传着。大家都被这两个小同学的精神感动了。

程远却和卢和平交换了一下眼色，悄悄地说了一句：“写血书？真是孩子气！”

“什么，你说什么？”于建玲还是听到了程远和卢和平的低语，她又难过又生气，不满地质问程远说，“程远，你忘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严晖带头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的反，受到围攻，她不低头，不屈服，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用鲜血写下了誓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难道是孩子气？我们为了表示上山下乡的决心，又怕你们不理解，担心批不准，就学严晖的样……”

“别说了……”程远打断于建玲，惭愧地说，“我，我说得不对……”

大鹏探过头，着急地问严晖：“那么，你支持我们啦？”

“我支持！”严晖感动地点点头，又大声地招呼大家说，“同学们，我们应当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呵！”

大鹏高兴得一下子蹦了起来。于建玲圆圆的脸上漾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

站在一边的姚莹，紧锁着双眉，她担心地问道：“大鹏，你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小孩子，又不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你妈妈放心你走吗？”她想起了今天在家里发生的一场争吵，当她向她的母亲提出要去上山下乡时，她的母亲，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就不许她去。

“我妈妈？她管不了我！”大鹏晃着脑袋充满自信地说，“她是医生，她自己也得上山下乡呢！”

于建玲满心欢喜地抢着说：“我们家可是坚决支持我上山下乡哪！毛主席指示发表那天，我爸我妈就对我说：‘玲子，咱工人家的孩子，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就是怕你们不同意呢。”

“我们同意！”教室里所有的同学一齐热情地回答。青年们的热情，驱去了姚莹心上的阴影，她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

徐国栋捧着那份血书严肃地说：“我们正在写誓词。你们的心意，一定也要写进去。就把它和誓词放在一起吧。”

严晖从程远手里接过誓词，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她的眉头渐渐皱拢起来。沉思了一会儿，严晖语气坚定地说：“这份誓词得改一改。誓词不能光是豪言壮语，它是我们行动